國朝文錄續編

左海文錄引

左海文集二十卷福州陳恭甫先生著先生孫貢子以少即與同志爲通經學古之會學成進士入翰林其宗司皆天下大老交遊亦一時才俊見聞益廣考索益精壯歲歸田歷掌清源鰲峰講席毅然以人心世道爲己憂讀與諸當事書可以想見而搜輯黃忠端公遺文謀爲板行且呈請從祀孔廟尤其卓卓大者其論文大旨謂治古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道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行文則直攄胸臆絕不依傍古人與朱梅崖迴別又欲進樊州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旨其所自負而人亦信

之者近代學者號稱窮經考據叢碎而大義茫然史學絕少專門世務尤無人究馴至西事之發騷動東南或劾或撫茫無成算先生博極羣書凡所考辨皆根據經史確鑿不刊而讀有用之書尤究心當世之務漳泉械鬭二再籌臺皆可見之施行福州水利之當疏通書院積習之宜整頓則不惟言之且行之矣夫經史者文章之根柢也然不究心當世之務則其學為無用之學而其文亦為無用之文先生考辨與毛朱爭長綜核與魏彭比勝視時賢之知古而不知今者何如文章復磊磊明明無一點浮烟漲墨黃梨洲譏近代作者胸中無整段書但得歐曾一二轉折

便詡爲能文使得見先生集當必惕然滿志矣今錄其文爲二卷

左海文錄卷一

福州陳壽祺恭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擬請郡縣廣行鄉飲酒禮議

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鄉飲酒之禮是也古者聖王知民之聚而不能無爭也又慮民之勞於畊稼而賤於孝弟也於是因其農隙制爲鄉飲酒之禮以正齒位其時則春秋及十二月及三年大比其主人則鄉大夫黨正州長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賓於西北介於西南其牲則狗其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合樂關雎之三

鵲巢之三尊於房戶之閒羞出東房洗當東榮其鄉之大夫士必來觀禮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謂鄉之卿大夫士以年與賓眾者相次也不齒者席於尊東也周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注謂族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古文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蓋不得官物而合錢飲酒是周時百家以上皆有飲酒禮其讀法書賢視黨正也古者鄉飲酒禮罰不敬撻其背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賈公彥謂鄉飲射之罰輕者以觵重者撻是鄉飲有失禮之罰也周禮曰以陽禮教讓則

民不爭禮記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言治者莫不貴教化言教化者莫不首學校然後世學校所以教者無父師少師門塾之法所以升者又大異於古鄉舉里選之制獨鄉飲酒禮可數爲以立德行耳自周衰禮失秦棄詩書漢高帝引兵圍魯魯中尙弦誦習禮於是諸儒始得講習飲射及東京永平二年廼詔郡國遍行鄉飲酒禮於學校鄭康成儀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飲酒禮漢官儀云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生太初元年詔於鄉射月一饗會應劭曰漢家饗射皆假士禮而行之樂

縣筆藝遜組皆如士制是漢時鄉飲射皆約古州長黨正之禮爲之晉束皙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補笙詩以綴不備唐以後鄉射廢而鄉飲猶存貞觀及開元六年並敘鄉飲酒禮天下令牧宰每歲十二月行之選舉志云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少長焉此賓賢序齒併而爲一之始而禮樂志云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弟旌表者行鄉飲禮刺史爲主季冬正齒位縣令爲主則固秩然分矣宋淳化三年禮院詳定鄉飲酒儀不果行政和三年改州郡鹿鳴宴爲鄉飲酒紹興十三年禮部言取明州已行鄉飲儀制與比

部郎林保所奏定規式叅酌修具鏤板頒行其制兼有約東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年詔行於里社耆聽明初鄉飲禮詔天下毋歲再行洪武二十五年再定圖式坐席別三等聽律責頑民其法轉煩苛而不可用頗與古經違異然吾嘗觀漢以來循吏儒林師古之效矣韓延壽之守東郡也修治學官春秋鄉社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三歲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伏湛之在平原也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遺建武五年奏行鄉飲禮遂施行之李忠之守丹陽也起學校修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秦彭

之守山陽也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修升降揖讓之儀百
姓遵奉莫有欺犯鮑德之守南陽也修起橫舍備俎豆黻
冕行禮奏樂傳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劉
昆之在陳留也教授生徒饗射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
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縣宰每率吏屬觀之裴耀卿之刺
宣州也與百姓行禮奏樂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
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李栖筠之刺常州
也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禮登歌降飲
人人知勸變俗移風其效如此且夫是禮之所以善於變
俗移風者何也人性雖殊莫不固有其仁義之本人情雖

戾莫不屈意於禮法之場今自賓主相接介僎相輔先禮後財非爲飲食則知尊讓而不爭盥洗揚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則知絜敬而不慢坐立有等則尊長之義明加豆有數則養老之義著主人速賓及介拜賓及介與衆賓有差則貴賤之義別揖讓獻酬之節賓介衆賓繁省不同則隆殺之義辨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知能和樂而不流賓主送酬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知能弟長而無遺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則知能安燕而不亂尊讓不爭絜敬不慢尊長明養老著貴賤別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鬬辨暴亂之禍由此息而人孝

出弟之行由此立此皆所以束人於禮樂之域而導之於正身安國之塗是以其教易成也今民之失其道久矣邪說詖行日興奸慝務秘日熾棄忠信作譸張私妻孥薄父毋蔑長幼之序踰尊卑之防强凌弱衆暴寡訟獄蕃鬨爭慾冶南之俗尤好讐鬬殺人如刈菅然急則鬻尸賈兇善者不能自脫于羅網惡者益肆其爪牙縱之則狼吞捕之則狐竄有司患其然也非有叛亂之跡盜賊之蹤動臨兵旅雞狗擾驚累月窮年莫得要領抱薪救火政胡以平然而欲正其本惟有制之以道退之以禮教而已矣禮教之上下相親長幼相愛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莫若鄉飲

語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夫朔望讀法旌亭懸令雖皆示民之則不如使民以身自納於軌物之中之爲愈也學者與士大夫不急於修身盡職而日事博奕娛戲以翫歲愒日武生不知詩書而往往武斷鄉曲以撓官法亦不如閑之威儀揖讓之節之爲愈也今會典鄉飲酒禮文具而已自順天府庠外莫之施行又古者黨五百家有庠今舉縣人戶不啻百之一庠不足以容取近遺遠則四郊之民末由徧習於禮誠令三年貢士之歲槪以鹿鳴宴爲鄉飲禮又令天下學校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皆行鄉飲略仿周官州長黨正族師之意而参用禮經會典之儀爲之

規約鄉中守爲主人州縣牧令主之四郊丞分主之耆年致仕德望懋著者爲大賓處士賢者爲介與三賓餘爲衆賓教職爲司正生員爲贊禮執事設樂設饌設律案其儀式依 大淸會典其坐序依 大淸律例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齒列違者論笞如律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不得紊越正席違者以違制論如令歲以孟春孟冬行之其酒肴庀具仿古者閲其祭器齊其射器州共賓將鄉共禮樂之將毋致奢靡紊豫擇賓宿戒肄儀及期長官親率鄉人行事無失度數無覘虛文上下相覲長幼相愛父兄之率先也順子弟之觀摩也

深既有以生其遜悌之心而消其粗鄙桀驁之氣又可以察其鄉之賢否因立鄉正族正而寄之以旌別淑慝之宜如此而焉有獄不息俗不成者哉近奉 明詔令天下舉行保甲法聯俗詰奸至爲明密若復徧行鄉飲酒禮以通物情以崇教化且甲長之中卽可舉爲賓介擇爲鄉正族正無爵秩名器之授而有官司禮敬之榮二法相輔而姓孰不樂勸相從久而不倦者哉故曰行之一日而立效者此也或曰獷悍之民當用威嚴不可純任德禮不知文翁改蜀地蠻夷之風長公除潁川怨讐之路禮教之於以化民成俗何嘗不捷如影響乎夫以周官之法迂濶難行

而韓延壽伏湛李忠蔡彭鮑德劉昆裴耀卿李栖筠等所爲亟諸書以其欺人哉世俗即不欲高論三代獨奈何不求漢以來故事而一試之也

謂行鄉飲酒禮即可以變易風俗今之州縣多行之矣而風俗猶壞且加厲則以舉行資學官縣胥徒藉此以規利而不能慎擇其人也此文前引周官周禮後復以漢唐後事爲證而復伸引其義大旨爲漳泉械鬬而對症發藥其義可謂切矣而其文亦金和玉節彬彬乎大雅之遺

安溪蠟丸疏辨

安溪相國蠟丸疏疑獄歷百餘年矣論者多咎安溪而左袒省齋余謂蠟丸疏實與省齋無預乃東海忌安溪之才教省齋極力誣詆冀以脫罪己遂從而下石耳省齋之爲人浮輕躁競環召後編纂圖書集成猶招權納賄子姓不檢卒再戍遼陽獨能於幽縶中畫討賊之策以悲安溪哉余嘗得省齋遺稿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上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啓上浙江李督臺魏環極總憲與同門德子蕚三書皆在賊平後及初至京師之先自言爲耿逆被拘迫脅受官三載賊中跋涉形容杜門謝病又言三遣人間道出

闕終不得達又言厚菴將入都擬備述前事代陳　天聽
不意厚菴又以艱歸終無㬥白之一日是皆無一字涉及
蠟丸也其上魏環極書言初與厚菴約各通消息厚菴僻
處外郡海寇禁嚴故使命得通與德子萼書言厚菴又以
通道犒師上聞殊爲可喜此皆卽指蠟丸事也蠟丸疏之
不出省齋夫先自言之矣使省齋果與同謀而安溪攘善
省齋致書囊下語公豈得無一語及之而待其後始發耶
然則省齋初心固未嘗衒然安溪而爲東海之假手以擠
之亦已明矣止堂集訴城隍文與厚菴絕交書皆後來詭
詞耳鄉鄙故老傳聞蓋爲其所誑而不之察省齋才辨固

足以飾智文非而愚世俗也安溪當時密疏救省齋且以百口相保識在國史是豈傾巧之士所能耶蓋安溪以密疏故不敢昌言於衆且度朝廷明聖身後是非自定也不然安溪何以無一語自辨而特略見於榕村續語錄耶省齋得從末減實賴安溪之力顧負心反噬若此此天道甚神安溪所以有後而省齋所以不昌也

此辨極有力余讀之如食得飽然余又怪先生既有此辨何不以安溪與漳浦並奏請從祀而寂寂至今耶

郭知州死事辨有序

南昌郭侯正訶用進士第萊縣舉卓異徵爲吏部主事出知龍巖權守泉州二年有政聲移興化福州坐失察安溪獄左遷既復官權知永春先是州民鬬殺數十人侯始至錄民狀百餘是夕宿邸舍將以詰旦入廨夜分忽自經死聞者皆駭頗起異論余初講授清源與侯爲賓主已又爲侯部民知侯之爲人不敢妄有所毀譽乃稍援經義而辨之曰

論人於生死之際而不稱其情則泰山爲輕鴻毛爲重無以厭人心存直道於天下故荀息不可爲言玷萇叔不可

爲遵天彝倫不可爲變君召忽不可爲仁宗魯不可爲義縣賁父不可爲勇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不可爲忠惟其情之稱而已矣反是則天下將以一眚疑百行一虛誣百實而膈下溝中之鬼願得僥倖於筆伐之所不及與袞褒之所不虞而是非於是乎大亂吾於永春郭侯之死不能無辨焉侯文吏也其死不獲所歟莫之解世俗多言有鬼物侯劾吏事廉且慈言陰德必無忼法枉民祟末由興也或曰侯以民事積憂不能忍於刑罰乃至死非正命其志可悲也或曰否不然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死之正命與否在盡其道與非盡其道耳州民之門死

者數十人不以法治則無以服民以法治將役殺數十人論抵侯不忍爲也侯自度法令必不可行民冤必不能伸職守必不能稱獄辭必不能允一時憤懣無計曰吾以一死謝天下此守法死其職合於禮所謂士死制者也余以爲正命之說是也許侯死制非也譽侯者過也夫禮言士死制者必守法不變臨之雷霆而弗驚加之刀鋸而不懼如齊太史之執筆書弒虞人之不見皮冠不進楚申舟之受命辨假道於宋晉霍人子虎之致君命而拒楚乃爲能守其職耳孔子取虞人曰守道不如守官故官守者人臣之所以致命也永春之官守非他茲獄其守也爲侯計至

則畢郵入門殺之家激之以義勸之以仁諭之以法懾之以刑威剪其慾而平其讞可也法令之不行民冤之不伸職之不稱獄之不允下車而先棄其身則廢法與職莫甚焉何法之能守何職之能盡夫民事與疆場之事一也寇賊殺人什倍於相鬥受命疆場者竭忠盡智以衛社稷力屈而後以死繼之義也使守土者入境聞寇度吾力之不足以禦城池築而不修兵革委而不備遽自引決罪且不蔽何以爲鹽道牧守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疾病則求醫視藥以生之危難則濡足燎髮以救之其有不肖恣睢悍犯鬩牆操戈則整紀綱以明其教歸囹圄以正其辜

父母之責也安有溺情廢法不忍于凶德之子而忍於宗族子弟之被其毒而徒以身殉之邪是天下之至愚蔽於愛而怵於惡者也曷足惜哉古之人處事勢不得已之時不捨其身禍不息國不安故公子買以說於楚而存魯孔達以說於晉而免衛董安于以說於知氏而定趙春秋於買著其非罪於達書大夫以國殺為文均與其以身紓國也或身喪而禍仍不息國仍不安於其志節則足以媿天下之為人臣而不忠者故春秋書節三孔父仇牧荀息皆稱及明其扞君皆稱大夫明其不失官均與之也是之謂以一死謝天下是之謂殺身以成仁侯不忍于民殺而自

殺其身直婦人之仁耳吾不知其何辭以謝天下也將謂積憂憤欝近於范文子孫昭子之祈死與然二子所憂者君國永春之變事以死則百侯之死不足以弭民禍也侯嘗以失察安溪獄左遷矣安溪侯所屬也永春獄發於侯未蒞官之前假使罪人不得被嚴譴以去終無死法以此死其職則侯宜死安溪之獄久矣閩之大吏皆材侯故數使權大郡以侯爲守牧冠及侯詿誤則爲臚治狀請於朝所以薦舉甚力　上嘉侯循良特還侯官所以全人材恩良厚侯不以此時竭忠盡智上報知遇而徒以憂死負朝廷之德違舉將之心短豪傑之氣失黎庶之望鄉鄙自

好者羞之侯胡不慮及此果若斯言則與侯之爲人前後相反悠悠之口因是而譏侯向者之僞以釣名也苟以繩士而復以撓政也又量侯之貧不能資兵以討暴盜不能忘得失以受責也奚惟其然哉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憂而死與畏而死相去幾希乎侯憂而死曰死其職則凡畏而死者皆利以侯爲口實蘭艾一叢涇渭同貫長恇懦敗節義得非自斯言啟之哉吾固曰譽侯者過也然則侯何以死也曰侯固羸善病非撥煩才勞於吏事稍叢脞守福州受監司命鞫獄日益繁精力日益憊嘗語其客曰吾比乃覺吾身非敵吾矣安溪獄起從監司往緝兇歸與

余相見頻慼色沮聲下言徐余竊訝之未幾赴永春獨於門殺之獄盡心疾作以死左氏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之謂也侯文吏也死雖變不足爲侯病抑豈可爲侯名哉雖然侯固文吏也其死也君子惻之彼虎而冠不倒而坐堂皇者吾未見天之不降禍也嗚

援春秋以斷斯獄無枉無縱儒者之所以異於法吏也

近世吏以自肅聞者多矣惜皆不明斯義

治南獄事錄 前有獄事數條不錄

凡泉民械鬥先期必有鄉之桀黠能把持其眾者按戶派銀派丁銀以資食用丁以助攻鬥其家無壯丁及有壯丁而不任鬥者必加派之銀及鬥則刀鐮棒銃之具悉陳兩地殺傷略相當弊則各斂其戶或生擒其人以去割斮焚燒殮之坑藥之水尸滅不可獲甚者男婦過其境則污之戕之或縶之使贖怨往往不以聞於官以官不足治其獄也其訟於官者率鄉之奸宄與訟師比合兇手而羅織虛者無得脫令乃集民壯鄉勇徒役近數百人或百餘人若出師狀馳詣其所捕捉尚恐不能勝則以兵從而民先盡

室遠遁空其廬令與兵役至索人不得則焚其屋舍殘其雞犬魚爛而未已於是健役與鄉之奸宄數人爲之居間關說使必納賄以解其富而無辜者懼禍不得已諾之然亦必斂錢於合族乃集既成言官使健役等侵蝕而納諸上健役又必與居間者俱恫喝蹂躐民毒痡焉健役以次收發纍自胥將縣宰以逮閽人僕從胥役廝養輿皁之徒咸中飽然後獄事頗釋其所甦之家則鄉人自以賂貽之其殺人之犯則賂無賴代死謂之頂兇而正兇卒不出然其事往往即健役等爲之謀主若有所乾沒頂兇之錢或不時給給或不足則代死者招解抵省翻供不肯承又或

訟師及旋之莠民黠桀不逞則踰數年或十餘年猶僥倖奔控於　京師焉
天子遣大臣求治獄乃息
論曰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擊固其常然則閩之械鬥自漢以來然矣豈郢與餘善尋階之厲哉細處搆怨攻殺無已禍延孫子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於公羊春秋之百世復讐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然其鄉未嘗無善士良民知畏法循理所以滋難貫禍以裹脅其眾者不過梟惡數人為之渠帥耳又有一二奸宄雜其間與悍役比如虎而翼鈎結以漁利簸弄以餌官曰泉之民

頑而客獨械鬭可威殺而貸弋也官諳之舊弊及同寮則皆曰彼土風氣固然且大邑廉俸僅千金而歲費當數萬縉紳伯之例規攤賓之傳膳驛傳之供億賊囚之解送其用至繁苟計妥所出非資賄於民不可資賄於民則莫械鬭若也故蒞茲土者上下內外囂然惟賄之是圖官所豎民壯鄉勇大抵皆市井諸惡少與胥役日出伺民間一鬭某鄉械鬭則鼓掌相慶否則蹙首顰若不可終日嗚呼宗族鄉黨者古者所以教之保息聯比睦婣任卹以厚風俗者也而讐殺相尋至於此極豈其民獨無人心皆利災而樂禍者哉毋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熾矣而令長又

從而魚肉之縱其爪牙四出攫噬民殺人而官放火是官自爲寇而民與爲讐也凍餒其父母離散其妻子昆弟係纍其宗族親戚水益深火益熱不糜爛其民不止嗚呼爲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則告於大吏及人人曰百姓誠刁悍雖孔孟復生莫能教化也嗚呼民果頑囂不可教化耶吾閩徃數十年有吏必大者令晉江一芥不取每食不過蔬菜以峻法束吏以誠求察民情行之二年庭無訟牘衆人至今思之是豈易民而理者耶今即不能遽與教化顧有簡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獄毋誅賄捕人毋用兵役而已凡四鄉械鬭必有期會非需數日不辦令長

能於未發之先稍察萌芽登卽單車詣鄉諭散理其曲直而禁約焉善之善者也其鬬已成者令亦單車詣鄉隨從一二人外一切胥役民壯鄉勇屏不用呼其父老與其紳衿明告之曰殺人者死國法也令不得私且枉鄉有惡子不除國之賊亦若之殃也吾來爲若治大獄錙毫無所取誓不令一役擾若民若執倡鬬及殺人者以獻餘皆案堵如故無所問其非正兇而賂以代者遣之去若不聽吾言設易一憐且酷者至將大不利於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且若犯國法而亡命不出是罪再不赦也

聖天子在上賢大吏在下豈其爲一人而法不伸於天下

若何甚也彼民怵於禍困於財若墮淵泉久矣一旦見良有司之來若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則此屋安居焉用逃竄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獄不可解雖然此其道又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長始下車毋受吏賂毋誅民財束僕從胥役嚴治民事勤決詞訟敏居是邦也達邪依親正直暇則循行郊野與其父兄子弟誦孝若勸仁讓相親猶一家相視猶一體民之信之也豫於是又擇其鄉之齒長而端愨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鄉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長聽斷

令長有所問以片紙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明以昭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已解矣行之一二年民無可訟令長即有緩急民且爭相資助如三輔之輸租於兒寬山陰之送錢於劉寵何憂貧乏虧空之患之有舍此不務而以餓豺乳虎爲長枝轉相倣效罪浮於盜賊孽遺於子孫然而郵郵戕破戶戶顛連弱者轉於溝壑壯者驅之萑苻吾恐喪軀隕世降一夫之禍細而交讐激亂釀一方之禍鉅也

漳泉械鬥人人以爲無可如何其實皆由縣令欲藉以牟利而益厝之薪耳若果洗心滌慮如此文所言而力

行之獄事固無難解也嗚呼安得如史必大者之長蒞

其地哉

答高雨農舍人書

壽祺頓首雨農先生閣下臘初郵寄一函未審何時得達廿一日奉到手札不勝懽慰承示大著論語私記所訂先賢舊說皆犁然當於人心誠篤信好學不爲苟同之道異於剿襲腐談墨守迂論妄自以爲通服儒書傳注者也謹留再三紬繹俟它日撿左右拙文商榷敬正自首至尾評隲盈帙復一一改定何字以求其安循循善誘使人忘其醜而增其智快然若飢十日而享太牢壽祺不自意閣下知愛之深不以爲不屑教誨而降心以引而進之古人若此也閣下所論 國朝諸公魏冰叔汪苕文方望溪劉海

醇惲子居之各有其偏侯壯悔美湛園姚姬傳之治氣格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經術疏而實用少誠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顧不知徑者謂梨洲全謝山先生近者朱笥河學士張皐文編修陳白雲同知之文閣下以爲何如耳梨洲謝山長於史其氣體皐文長於經其韻永白雲長於子其格高笥河長於馬班其神逸皆可以爲大家閣下或未盡見之邪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本六經固也諸經之中易道陰陽卦彖爻象自爲一體書絕質奧詩專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傳禮記於修詞宜耳

然人徒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叙事其詞多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定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湻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浡然而不能自已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嘗勸人孰讀禮記而徵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

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悖於古之立言之旨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徒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立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以傳遠於後世壽祺少學詞章閒弄筆爲散體旣知其妄輟不復業其後研討經義又縱觀古今作者之林然後稍稍從事乎此而才識駑鈍用功不專終末由有所成就其有不獲已於言則姑直攄胸臆而繩墨不中於義法雖未嘗依傍藩籬而亦莫窺見堂廡每念茲事之難千載以來代不數人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

川爲唐明職志猥承許與顧焉敢以皮膚求學偶瞽之忠謬欲則於古之立言平行年早衰意氣消縮自知其力之不足幾將中道而廢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遽棄豈圖閣下扶樹導翼之厚乃如習下駟而俾之馳作懦夫而使之射也辱獎借過情選定拙文百餘篇謂氣格高者近習之子固時摩韓壘次不失爲劉原父虞道園方希直考據之文勝全紹衣錢竹汀又謂其上大史諸書圖度民隱性眞不可掩抑何減歸熙甫夫習之諸子何可當抑許觽部儕之道古堂則亦鄙人所慙者也壽祺嘗與友人言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

視海內而閣下固冠時之儁也閣下樂志味道束修無玷經學明通而文詞嗣響梅崖不朽何疑壽祺得附于諸君子之末習聞講畫足矣柰何謬推迂愚謂能補梅崖所不逮而自比於滕薛小侯哉壽繹尊指辨體極精壽祺嘗論四六之文與律賦異格與古文同源必明乎謀篇命意之途關鍵筋節之法然後與古文出一機杼四傑氣格尚儁而不免繁艷自宋以後浮動輕率遂墮宗風 國初陳迦陵雖有逸才未除俗調章貴績而下等之自鄶矣自胡稚威始倡復古乾隆嘉慶間乃多追效選體然吾鄉猶近時趨未能丕變而治古文者恥言駢儷排擯橫加此未達乎

西京揚馬鄒枚之作有唐河東贊皇之毀耳閣下論古文嚴而亦不廢有真氣之駢體非洞澈古今升降源流之故而得其會通其孰能辨於此壽祺不揣固陋因閣下之不加鄙夷敢復獻其舊撰閩中儒林文苑兩傳稿二册乞是正外雜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應之餘本已投棄閒有一二或似可收又駢偶文一册凡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表緒 兩朝東巡詩恭跋之類當入內集餘並希鑒定其卑下者宜直付焚燬非欲如賈萊之求益也蓋緣閣下之惠好私心悅服謂不可當吾世而失師資故不憚盡出肺腑相眎不啻若病者之遇良醫斲者之遇大匠將披其腹

心竭其材質以求工削也惟閣下察之

以禮記爲文詞之精勸人熟讀深味余向來之意亦正

如此

與總督趙尚書書

遂樓尚書老前輩大人閣下日蒙騶從左顧洛訪桑梓諮詢愷惻有憂民之憂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托庥蔭咸有既極竊惟敝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怵於兇賊之劫奪下游則困於豪強之械鬥劫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陸路修據汛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爲誅賞得其巢穴則剿盜亦可攻也械鬥異於是蓋劫奪之亂在外械鬥之亂在內亂在外者其疾爲癰疽爲瘰癧亂在內者其疾爲癥瘕爲癋

瘲為狂怵為鴆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禍尤烈癥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十死四五焉瘛瘲者十死六七焉狂怵者十死八九焉至於鴆蠱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不矣泉漳之械鬥是也頃承示禁止械鬥當責生監族長將奏行之甚善甚善顧法行在人柄輕重權衡稍有畸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勝道敢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以備萬一之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待數年遊清源知泉事頗悉夫械鬥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僻壤攻鬥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

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其事乃遂僱冠代徒隷之役鬻名爲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公門則拘繫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則校官與令長比爲之羽翼以齮齕其弟子動則具詳學憲先褫衣巾寺而獄釋冤白而生監之身已踣家已破矣今者奏明以械門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奉行之過無獄不藉端恫喝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蔑虐踐茶章而非閣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其族是已然族長之富强有力足以服其衆者半儒而老

貧力不足以制其衆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驁者勢常強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出狗黨援或裹脅而強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如何者報者有司捕治是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其田園誘掠其貨財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一免焉彼其桀驁無可控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鬥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爲不肖者授之刃而傷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斃家已破矣亦非閣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

取所究之不必護也其不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爲小人阿黨可矣如速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鬥則多惡少年爲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衿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剛毅者立一人爲族正復立一人爲族副奏明於朝假之以約束舉劾之權嚴之以從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遇有議鬥集衆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

其跡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則定斷於官勿令毋宗牽涉使其僕僕然伺訇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鬥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疏之難得哉夫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始君子之欲善俗興賢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爲士能充羞惡之心者寡矣若不急崇其名節養其廉恥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汨溺於賊賂之場以供饕餮之一飽則驅之爲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爲儒官既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易耳豈必摶縶讀書之人爲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衺相及縣鄙鄉隣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方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隣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於脩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為請先嚴諭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強暴示以法之必行切戒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咈採時之務孰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妄思萬一稗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勝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械鬥無與生監即族長亦不能力止責曉事人語文亦

乘得水位

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駮隋唐經籍志並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廑存百有餘篇　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昕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氐攟拾叢殘以意分合孔本條里差優而强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痾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餘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次尚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槩梗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閒附崇案疏通證

明蘧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
暨甯萬世美而及門儒游王提南爲鏤諸板序曰五經皆
手定於聖人群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
邱明親造鄰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
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
檀弓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
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其故何也周衰禮失舊籍
寖湮或疑文墜緒傳聞錯出或緐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
後支裔益廣門戶益分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
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傳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

遞傳各持師法寗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句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平哉但去聖人久遠枝葉日繁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且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衆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為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亦多闕佚且經班固刪集深沒衆家姓名殊為疏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仿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陳元范升之徒忿爭譏諱頗傷燕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

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安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挾末師之蹐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遍用獨鄭君注儀禮既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偁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緣說司農髲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叅張墠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玄別傳康成永建二年

生鄭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評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遺何鄭同堂奚傷箴盲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期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矣詎與夫悅甘而忌苦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閎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議國家將立辟雍延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自源而流有條不紊

尚書大傳箋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别出暢訓一卷疑即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宋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刓闕宋世已無完本迨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撝約本孫盧本多殺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强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輟加稽覈揭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箋三卷首爲序錄

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
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
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
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燔書
明哲退隱嬴祚旣顚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
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臩命諸闕篇
猶能言其作意逃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尚書而
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閒迄
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
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

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其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恉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蒼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煨燼灰滅蕩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買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固不悛迺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

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戡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釋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

制度雜以秦儀若遁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備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負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魯兩生豈面諛違古之訓絳灌諸臣泥年少紛更之譏規橅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間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逸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攟摭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指語推既禍福著天人之感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

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擥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

　文氣古茂末一段尤爲彬彬

重編黃漳浦遺集序

漳浦石齋黃公遺書見於公門人石秋子洪思收文序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富哉纂述之大業也經解九種吾鄉鄭幾亭宮諭視學浙江以康熙癸酉授剞劂今板存福州鼇峰書院文集十三卷則康熙甲午龍巖鄭虛舟取石秋所編刻之近又重刻於漳非全集也余往在 京師嘗得其一部既歸里始聞公之遺書麗藏漳州一士人家稿菻求之嘉慶丙子屬友人展轉假其藏本以來乃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文三十六卷詩十四卷視虛舟本增多數倍字句閒有小異余以虛舟本所遺繕寫十餘冊人間始有

副墨矣又鈔得石秋及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各一卷又購得易本象二册鄞山講義一册近體五七言詩一册逸詩一册又駢枝別集二册公早歲刻大滌函書二册門下士陳卧子刻皆昔已行世而今始見之頃嘉興沈鼎甫大理督閩學聞其得公全集鈔本數十册於漳人急假較對則倍於虛舟本而不及白麓本四之一其文有刺取已刻者題有點竄者蓋石秋與公季子子平編次原本然有五十篇爲白麓所遺將白麓未覩此本耶余悉錄補而益以它時所見卷册遺文遺詩數十彙爲一編重定目錄而仍存洪鄭數家舊次蓋積十有餘年然後公之遺集乃得攟

其全以慰平生飢渴矣雖然石秋親執業於公之門去公之沒不二十年加以兩世采獲之勤猶嘆息亡書之未集而余生百數十載之後私淑無由未嘗如石秋所言一日走天下之深山大澤區區綴緝惡足以尋墜緒然自石秋與黃季子相論次以來歷幾亭自灘虛舟諸君子所表章綿綿繩繩若存若亡今庶幾復還公纂述之舊其亦可以少釋學者之憾乎嘗論公德性似朱紫陽氣節似文信國經術似劉子政經濟似李忠定文章似賈太傅陸宣公非獨以殉國殲煙宇宙又以公之學與交在勝朝當與劉誠意方正學上下馳驟與國家相爲終始不可以成敗興亡

言也公能爲秦漢魏晉之文書問閒亦降格爲應俗小品
要非其所措意盖公文以章疏論策爲最其大者在國家
紀綱法度賢奸義利政刑兵食治亂得失之源其端皆元
本經術貫古今而裨治道使天啟崇禎之間其言見用則
天下事尚可爲中興之業易成也及南渡再際唐藩迫脅
天之所壞固不可支豈得咎出師之臧否哉其他碑版之
製闡發忠孝精氣鬱勃軍旅之作倚馬萬言百函並發餘
力所及猶騷心選理咄咄逼真詩則崛奇獨造不拖韃勒
所謂天人之才獨立無偶天下庸得而步趨之哉　國朝
乾隆中公與明季殉節諸大臣首被　褒揚予專謚時國

家博採天下遺書　裕陵特諭謂公與劉宗周皆一代完人其書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　聖人之安與天地同量所以植綱常而旌忠讜豈不偉哉道光四年余具呈大吏乞疏請以公從祀　孔廟明年春禮部議上如所請其年秋月朔日兩府率文武奉主入祀　孔子廟東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如議備牲醪鼓吹如令典時方舉鄉試郡州諸生與集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嗚呼盛矣而余適以此時編定公全集蒐羅完備然則斯文顯晦之數殆有天焉豈偶然哉公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以箸錄　四庫惟文集未及進然公之文如日月江

河爲古常新而不廢在處宜有神物護持後有好義如鄭

竹論等必取而課公之海內也夫

今已板行余得讀矣爲之浮一大白

東海文錄卷二

福州陳壽祺恭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大清建威將軍浙江提督總兵官追封三等壯烈伯忠毅

李公神道碑文

嘉慶十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浙江提督李公帥師勦海寇死之事聞　上震悼　詔追封三等壯烈伯予世襲謚忠毅給喪事命福建巡撫往迎其喪攝奠建祠其縣數　勅水師將士爲公復仇　恩禮備異動天下　明年九月葬公同安抔邊山之原公女夫甯波同知陳大琮來京師請文於壽祺壽祺公鄉人且史官也謹次功狀之實以

昭示來世敘曰

公諱長庚字超人一字西巖泉州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寄籍彰化縣學生三世贈皆如公官公於兄弟次三幼倜儻異常稍長習騎射慨然有當世志弱冠以武學生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四十一年出爲浙江衢州都司擢提標左營遊擊遷太平參將再遷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檄入閩權海壇鎮總兵所轄南日湄洲故盜藪公至捕除之會鄰民被劫誣指海壇坐削職遣歸散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入海擒盜首從數十復擒盜大帖公自是有致命之志矣頃之郡王福交

襄定臺灣還訪水師將才禮異公公慨然請曰長庚破家爲國舟及軍食軍械一不資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便宜得調文襄許之初閩盜林明灼等入浙海戕二叅將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皆獲奏起遊擊五十五年權桐山營叅將後四歲補海壇右營遊擊仍權銅山鎮六十年安南艇盜闌入閩傍近騷駭公率戰艦八擊之蹶與追北及三澎賊來撲舟師未集麾兵士急伏艑艙候賊激盡炎過其東發一礮殲之日暮望四艇踵至令列艦銜艫迤港長蛇比曉東西迭轉鬥大挫之　今上卽位之二年由銅山叅將擢守澎湖副將尋行遷浙江定海鎮總兵定海更盜患

嬰城守公條上緝捕事於總督故大學士書麟多施行於是攻盜衢港北麂山東登萊又攻盜普陀洋又攻盜潭頭斬獲多當是時鳳尾群盜誘夷艇百餘踞浙江島澳而巨盜蔡牽林阿全等名號以數十船交海中當事者特急艇患日夜程督公乃擊之温州三盤澳還援他將之被圍者鋒銳甚賊脊遁南追至竹嶼過粵閩之交甲子洋乃返上聞慰諭曰李長庚素勇追勦力然風濤險阻稍持重不可輕進又 誡總督玉德曰李長庚爲水師傑出宜用於要處莫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也公致書提督蒼保大略謂定海黃巖温州三鎮宜更抽戰船專督帥假便宜厲賞

罰加口糧足薪米稽要隘斷火藥遏糴汲盐募丁壯增調水兵稍變通成例權利害而勿惜小費其言皆中機要五年擊賊功最　賜花翎夷艇大入浙江巡撫阮元奏以公總領水師遂申軍約別織幟嚴號令明進退疾徐之節曰吾熟水戰不如法不可欺也夏扼夷盜松門颶風作覆其艇幾盡獻俘千磔偽侯倫貴利自是夷盜不復踐浙海他土盜亦漸感而蔡牽擾閩海劇張其冬公南下剿水澳盜及牽竄六年冬授福建水師提督尋　調浙江九年秋　命公為閩浙水師總統温州海壇二鎮為左右翼專捕牽公議賊略船於商船高大仰攻不便當　禁海商毋擅造巨船

巨艘出口賊所掠止千斛之舟乃無能爲矣又自剏火攻船頗仿明人子母迹環船法十年夷艇挾群盜朱濆竄金厦漳泉戒嚴牽因入淡水廹臺灣復授公福建水師提督出厦門牽引去仍調浙江其秋詔書巡撫清安泰曰蔡牽有船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僅相抵浙江尚有邱搭小肥賓等盜船三四十而三鎮兵船亦僅相抵自揣兵力猶未足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長庚自督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超蹈艱險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成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所在兵力單薄祇恃長庚一軍往來逐捕顧爲失股賊反以逸待勞前奉中旨勿

尋尾追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兩省宜各厚集艨艟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首尾策應勿予賊暇庶少有豸公自以總兵討卒歲餘東擊之南盤之白犬洋敗之旗頭至東霍山乘勝至普陀山以提督二兼之象山東礵之東滬澉之三沙北躡之南麂手鎩之厲以總統逾三歲邀於馬蹟東及於黃瓏礵之賊復自冰北覆之青龍港擣之斗米洋殲三晝夜東熸之臺灣尾焚其舟數十北走而東蹶之張坑掀商艘出虜者復北折而南克之調班洋合諸鎮兵圍之漁山再蹈之竿塘破之三盤賊東走逐之東竄反而北又竄而南蹴之廣東大星嶼凡斬首八十餘

級殪禽數千人得賊從子一人頭目十餘人俘器械礮火萬計　上知公不遺餘力且功備艱虞飭　詔嘉之公追牽三沙也賊食盡遂續戰具皆敗乃遣黨詐乞降督府督府不虞也輒遣吏招撫而飛檄趣舟師入犄公勿動賊以閒構僞揚颿去牽之圍臺灣也陷鳳山據洲尾鑿巨舟塞鹿耳門阻外援結奸民萬餘人大掠公令扼隘口遣將遶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已而賊乘潮從北汕逸事聞奪俤頂而公固逆知港道邃濶賊眾我寡嘗從督府乞濟師不時應故失幸漁山之役瓦石火箭如雨公力戰被數創當是時總督王德以罪謫戍邊代者因銜公搆蜚語遽劾公

而巡撫清安泰訟公戰功章尋至　詔復公冠頂而切責
劾者大星嶼之役斷賊舟大桅燬其蓬圍急而公舟亦摧
於浪粵援絕故止　上聞切責粵帥敘公功其歲與粵帥
勦他盜旋還浙江請暫理軍政　上不許遽行與家人訣
曰吾不滅賊勢不返矣於是合金門福甯二鎮兵南擊牽
及之廣東黑水洋賊才三舟矣火攻船乘風維其艄公奮
欲登者三幾獲牽俄風大起水立舟中皆傾眩飛礮中咽
及額是日日昃殞垂絕猶左手持刀右執盾目怒視如生
時公天性知兵尤長水戰衽風濤頮霜雹袒鋒鏑身大小
百餘戰所向風靡賊私相戒曰不畏千萬兵但畏李長庚

其戇服如此天下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頗牧然所與同心者阮公清公而已宅督部多不相中縣之掣之齮齕之提孤軍奔命四涉萬里往往客主不相接髮凋齒豁卒罹鱷鰐悲已然而公將兵在外十數年 上未嘗識公面獨拼箕舌洗餘書始終倚公如長城其生也愛之其死也哀之蓋古名將不易得之於其君天下又以咸公之遭也或謂以公之勇功累旦夕賊罪巨於海而網數漏何也豈非天欲俾公盡瘁以彰忠烈而後已耶公卒踰年提督王得祿邱良功竟以閩浙舟師殲賊海上總兵許松年亦已殲賊朱濆濆弟渥率義子小仁先後舉黨降然則 天子

之威德公之英靈與文武吏士之所以爲公雪憤者皆可
知矣昔漢滅蜀追念來歙越巂夷降賜岑彭家晉平吳策
告羊祜廟唐掃蕩河洛原功張許繪形淩煙今公功方百
世祀天下無一日不思公公何恨哉公所至嘗修學校賑
飢施棺置義塚善拊吏士今大帥得祿松年之屬皆公所
薦拔謚文襄仁儒將也生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春
秋五十八無子養子廷駒武舉人早卒聞於朝以所撫
同姓子廷鈺嗣襲爵銘曰
茫茫大瀛寔生蛟鼉去來閃屍血入於波　天子命我
樓船峩峩蕩此朝夕齒我天戈雷砰電激海駭妖魄乘風

甄濤國而反斷黃頭之軍南北寡援蒼兕蒼兕彌涉險難胄蘇十霜飢不暇餐志業未竟先摧師于隴西碑虛昆邪恐亡新息介介壺頭卒僵公知 國恩安知禍福惟 帝念忠報勳優大鼓鼙琴瑟聽之立祠登于明堂功宗曰可

本係順敘中間有總有抽總以明功抽以御過結處斷論亦無冗語真悉心營構之文

皇清勅封文林郎石屏楊公改葬表并銘

嘉慶十有八年夏知彰化縣事楊君淦泉將返雲南改葬厥考文林公屬其同歲生陳壽祺表墓淦泉博學偉於文曉天文圖緯通青烏之術比余爲先奉直卜藏窆有日矣淦泉馳視之弗之善也則親爲擇穴數數走郊原犯炎暑履岡阜不自謂勞愛余若昆弟施於余之先人若此則所以自爲其先慎可知也先是歲癸亥葬文林公石屏之北觀雅容山去祖墓遠後三歲淦泉令於閩七年嘗欲遷諸蓮花池先塋之南未遑及也淦泉以清彊爲閩六十二縣最兩府重之然在南平幾挂吏議徙海外母太孺人不得

惜其所治民夷錯襍惴惴恐干戾乃乞養歸大吏惜其才力疏留且請調同安格於例卒不果而淦泉怡然喜遂其志且獲謀葬事也或言淦泉仕宦蹭蹬不得志其改卜吉壤蓋欲資地氣以福之余曰否否淦泉其非委休咎於宅兆之謂也夫天下親民之官莫重於縣令縣令得其人天下莫不治今之視縣令也太輕而繩之也太密視之太輕則士無愼名器之思而垢汙喪恥之徒出繩之太密則人有逃禍避之慮而苟安微倖之習滋其不肖者蓋亦未嘗不獲咎矣其賢者懸鞚而鞭箠之功不尺咫過君仰山雖有宓國西門之行能不躓且僨幸矣姦在其得志也如是

而謂地氣使然信乎否耶自古名公鉅人由縣令起不可勝數近世平湖陸清獻高安朱文端海甯楊自西卽墨郭華野諸君子皆始踐百里之任終建冠時之勳彼豈皆毓靈於邱隴之閒而後戴高爵顯大名哉抑亦存乎人之自爲以聽天之所命而已然則滏泉其非毓休咎於宅兆之謂也楊氏先世自明洪武中有清一者從西平王沐英平雲南家於建水四世至禎遷石屏九世祖開泰天啓中官鎭江府海防同知祀鄉賢曾祖以下咸齒於庠世有宿德文林公治家嚴遇族鄰有禮家無五畝田自守泊然滏泉莅官廉取舍崇敎化省徭役愼刑罰公之訓也公十三試

而補州諸生又六舉而不售乃卒貧其報於涇泉然其所蓄積而發越者固未有艾今涇泉齒始強太孺人始及中壽雖歸田安知　朝廷他日不旦暮徵召俾崛起功名加乎湖高安等地氣其能囿之哉卽不然使涇泉山林長往入侍戶襞之節出親壚墓之哀君子所求乎孝弟者在是祖宗之所以無憾乎子孫者在是雖三公之貴奚易焉吾知文林公之靈之樂之也文林公諱遇春字步元嘗就養清平官舍踰兩月以疾卒七年三月二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五勑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有文三卷詩四卷考溪麗江府訓導姚邢孺人繼姚劉孺人公所生也配鄭孺人

前卒繼室張孺人生子一桂森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貴州清平令歷福建南平彰化十二年鄉試同考官署臺灣北路理番同知娶許氏女子一壻曰舉人王際泰孫一集鵰幼聘室某氏出女孫二皆許字銘曰

巍巍石屏高雲孕青耕禮耨學菑畲一經火爵而灼川洑而泓潛德所蓄哲人挺生熊熊神君貽厥令名雅容之山閟其元扃遊池之南昇康佳城千秋禰基視吾此銘

從改葬上發出絕佳議論而文林公仍處處不荒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墓系

銘

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

酒嶺之陽其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

系其世次諱官敘而銘之

敘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儁少爲學

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

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

公於　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擢高等既丁內艱

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　朝當是時公有鼻

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機械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不怨自陟臺垣歷官多屬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年 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尚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罷招撫以淨賊根 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翦除牙蘖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商奸民結鄉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延他郡肆行劫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嚴捕獲其渠餘黨解散一方賴

以及巡視省城以稱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歧徑奸匿易滋因請分部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譏詗亦用保甲法而變通之將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弊革陋規押僕隸復濬引河施退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 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名師則延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黌舍則規模整其他落落大者君請續修 大清會典收撫臺灣山後噶瑪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 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御諸

君子及韓下賢士大夫毋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為心故不為矯激沽直之行而議論未嘗不見納於　明聖也公分較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河東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為學攻黜浮詭勤詡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謂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殁嗚呼良哉壽祺於公為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為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公所著有駁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

文一卷進呈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若干卷　系曰公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　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淯祖邦柱考劍華並贈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兄四末弱冠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修分纂　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芳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

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滏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甯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春　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罣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慶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科舉人雲鏔附貢生雲鏞太學生

妏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𡗗辰　辰拱辰銘曰性之溫

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列皮膚言之忠安燊孟好

正直天所乎發文章　帝所愉古酷聽執其裑身可滅道

不渝名山岩岩讜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千廬

落落不俗

大淸贈太子太師謚文靖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

督金匱孫公墓誌銘

道光十有二年春正月己酉朔越二十有八日丁丑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薨於位　天子念海疆劇要遽失倚毗深軫惜之晉　贈太子太師　賜祭葬如禮　賜謚文靖　子長子慧惇進士次子慧翼兵部員外郎復奉　批答前疏曰曷勝追悼之至日已成夢幻矣天下咸嘆以爲　君臣遭遇之閱數百年所未有也逾月兩公子奔喪至將扶柩歸葬以壽祺與公久相知請銘墓壽祺徃自武林還　京師嘗拏舟[illegible]湖訪公旣而同在

詞壇編摩天祿跡淡而志窺及持英蕩來茲土每從容諮民俗虛懷海納言多聽從或縱論海內文章人物如契印齒公之下交壽祺也恭壽祺之知公也亦悉於公子之請雖不文其曷可辭按公幼讀書一目十行背誦如瀉水舉止端重器局英亮少隨侍父巡撫公貴州廣西官舍弱冠從王述庵侍郎邵二雲學士受業丁外艱後遊嶺南與德清許周生南海黎簡民唱和年三十作自壽詞云但說文章能報國恐蹉跎未盡生才意公抱負非常不屑以文人自居於此見矣試禮闈出大興大庾吉林三相國之門三相國門生故舊滿天下士之四方輻湊者如入長醫之盍

集檃栝之庭又嘗爲吉林公子師然進退以禮獨一無所依附及筦閩鹽筴大府桐城汪尙書公鼎主也適有嘉定李藩伯被訐獄尙書持之急撫部不能救壽祺謂公曰李公儒者而剛吏挫辱之必死矣公先進諫不聽踰數日李君竟雉經公哭之慟經紀其喪歸其孥徧告寮屬所以賻贈之甚備雖觸大府忌弗顧也壽祺以是心服公之執義不阿不畏彊禦也逼籍翰林凡院中制詞典册悉以委公公雖處承明而研究 朝章 國政務爲經世之學比擁節旄十餘載章奏皆自屬草文檄亦多手定未嘗假之幕賓朝見庶僚晝治官書文 攷政叢又以其閒綴詩筆披襄

袟百務倥傯措之餘裕無與監司守令有所謀政議未上而牘札先回馳矣遇事可否是非一言立剖及施之軍國靡不洞中窾會其知汀州汀介贛潮之間姦宄擾劫爲民害公治以嚴明坐堂皇鞫問無虛日民無擾累廢案撤盡屬邑勘獄勘院臨奸無所容大吏以讞赴江民黃貞煌失竊致死獄與權臬使時鞫福清堂生林彌高抗糧鼓衆獄皆數言定讞衆驚以爲神其襄鹽政請復租釋以補耗折定江西引地以配戶口分限完短課銀三十二萬有奇以紓商力商人德之其撫安徽前後過宿州靈壁鳳陽泗州潛山五河霍邱水患放口糧銀二十餘萬兩緩征蠲免民

避傜役逃亡者赴江甯監臨鄉試途次聞潁州警寄飛檄
臺司督守令營將勦獲迅速閩安堵其撫閩稔知延建
山徑叢雜易匿莠擴敦滋多請年撥鹽庫帑息萬兩資犒
捕先後獲盜首闕春喬等誅之又飭所屬行聯甲法迄今
諸爲令其巡閱臺灣威立惡行禁佔番田建鳳山拔勦屯
餉埔地畫疆以周議改泝口謂鹿港沙淤淺狹噶瑪蘭
山峻路險負嵎難行請別設正口以五條港隸嘉義縣丞
烏石港隸噶瑪蘭頭圍縣丞通貿易既積穀商賈皆悅而
願出於其塗其督軍事籌闢噶瑪蘭事宜凡十有四其中
如番社墾地分給民人田園不可加征減免餘租緩報升

科歛民欠錢糧及田畝之水衝沙壓者存常平倉穀移營制增隘寮編保甲立族正皆撫馭之要也公最重民食道光元年閩縣候官穀不升即開倉平糶且招販臺米五年十一月閩中各屬米貴議請弛海禁募商運浙米十數萬石其外汀州請發倉者一龍岩甯洋德化請發倉者一永春請發倉者一二而無匱故歲儉而民不飢公好興水利莆田木蘭陂者創自宋熙甯間候官李長者宏溉田四十萬畝瀕海東角遮浪兩都隄以石千有一百餘丈疏溝大小百七十有八設斗門涵洞旱澇瀦洩啟閉以時久之陂圮潮灌變膏腴為斥鹵公還之捐廉勸輸凡糜十數萬緡

遴邑進士陳池董其役築石塘三於荷包灘以遏衝沙并修滿洫及延壽陂南北二洋咸浚復其舊歲以有秋稔石隄爲莆保障令遵浙江海塘程式造焉工竣公大書鎮海隄三字刻石立隄側福州西湖者鑿於晉郡守嚴高唐宋以來屢修治漑田萬餘畝　國朝康熙後凡四濬之每間四十餘年一舉頃湖壅隘公委員履勘延鄉宦主土功周圍爲石隄使永鞏湖之北梅柳橋始暢流而西北諸山之水有所鍾四野霑渥東湖在郡城東北久湮宋蔡忠惠復五塘即其地也鄉民願自捐貲開之公令先濬鶴嘴橋上塘口以暢水源三月竣事滿渠順導達於公亟振文教

捐助鳳池書院經費請編臺灣粵籍生員額中一名增廣臺鳳嘉彰四縣文童額進各二名彭湖廳文童每試額進二名購書籍分貯海內外學宮書院請以明儒黃石齋先生從祀兩廡又鳩貲鋟其全集並建貢院號舍改五爲四巷道改三爲二增號舍千有餘間厚其牆垣道皆砌石糜十餘萬緡復以餘貲重纂省志親裁定之公尤嫻兵略其大者彰化賊李通等與粵民黃文潤械鬬糾衆鬥殺奸徒誘煽乘機焚掠數日延及嘉義先是水師軍門適巡臺灣公慮臺地南北袤千餘里重兵駐其南賊必北竄淡水檄閩安副將邵永福澎湖遊擊謝建雍率兵自五虎門渡八

星夜趨艋舺阻之調金門鎮總兵陳化成率兵渡鹿港
圍捕使賊不能遁入海公即日馳抵廈門策應又檄副將
崇福延平都司聶標文興化副將佟樞率兵赴彰化淡水
而札諭戎帥嚴勒捕盜是時賊氛熾蔓延月日所戕殺不
下萬餘人屍相枕藉於道室廬既燬民無所歸不死則相
從為盜彰化距淡水二百里間蹂躪尤甚抗拒官兵頗有
所傷而戎帥畏懦按兵不得要領文報多不實乃始集眾
講和損失威重賊愈張無忌釀禍且益鉅於是公奏請陞
署提督馬公濟勝移駐廈門而自率長福連羅水師千徑
抵鹿港察知許蔡二帥遲延謬誤狀劾罷之而議賊造語

焚掠非反叛律當以強盜論淡水以北意在報復當以械鬥論助鬥者老弱單丁皆寬免鄉愚附和脅從者不株連始公至臺民懷疑必興大獄既首戮六人皆素名凶惡於是民爭相傳謂總督止誅強盜不誅良民也餘以次按律定罪數百人旬日人心大定當是時上方出期門佽飛遣大臣前師臺灣者率而南挾閩舊將及燕齊偏裨丞倅與俱且許其便宜調沿途兵　朝廷推轂以寄閫外慎重與征討等公已由大甲赴淡水收餘燼叠疏言北路賊平彰化難民悉歸莊舉義首自縛匪徒令以閩人捕閩粵人捕粵可省兵力而前所遣大臣者甫畢涉臺需不靡亂亦遄

已無何三灣番割之事起番割者漢奸能通番語與生番市實入內山往往散髮易裝引生番潛出刼掠民常苦之三灣黃斗乃其尤暴也方淡水械鬥粵人輒有勾串番割率生番出而助殺者公決計翦除之內山險阻叢翳蹊徑不可尋公檄諸將三路入值秋霖溪漲賊匿後山懸崖滑如餳趾不容寸諸將攀緣上擒黃斗乃等二十一人寘於法人心大快自軍興閱三月事平乃撫恤難民以北路兵單請以南路遊擊一員移駐淡水以竹塹守備一員移駐大甲是役也公履險如夷不爲浮議動攝萬緒於寸心應百變於一瞬瀰膹枹鼓之間從容鎮靜酷暑中續疏飛書

撫汗立辦籌運徹宵鬚髮爲之頓白僕從有勸以愛惜精
神者公曰我受 國恩此身豈尙爲我有耶麾下聞者莫
不感奮是年冬十二月奉 命晉太子少保 賜花翎明
年入 覲崇七召 見垂詢海疆事甚悉 上以公治事
勤能且蕆功速 再賜服 賜帑 予次子候補光祿寺
署正薏翼以主事即用爲大吏勤職者勸踰年 京察奉
旨議敘十有二年恭遇
皇上五旬萬壽以公年六十 特賜御扁曰錫羨嚴疆
御書福壽字各一 其餘 賞賚優蕃出於異數 命公子
薏翼恭賚至閩蓋公負名世之資席世祿之閥竭忠誠以

委君國才猷十倍於儕伍故　朝廷寵顧之深超越尋
常公歿而猶悼惜無已也公自赴浙江閱兵感寒濕患瘧
踰年將監臨鄉闈病劇乃乞假醫治　上賞假兩月期滿
請開缺仍　賞假一月不數日而公遂逝春秋六十有三
於戲哀哉公天性孝友規摹閎遠知人明而用之能盡其
材任事勇而行之不知其勩宅心夷白而不爲磽磽之行
練才敏達而不爲訑訑之聲邑有黃次公狄摘之神而不
矜趙張有寇子翼文武之略而不學孫吳古之所謂孚
德宣四方鏤景鐘而銘彝鼎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系曰公諱爾準字平叔一字萊甫世爲無錫人後占籍金

[illegible]明萬歷甲戌進士第一人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祀鄉賢諱繼皋者公七世祖也 淸贈中憲大夫江南淮
徐兵備道諱仁溥者公高祖也 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
廣西巡撫晉 贈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軍門諱廷
鏞者公大父也乾隆戊子舉人己丑 欽取內閣中書軍
機處行走官廣西巡撫祀鄉賢諱永淸者公考也乾隆六
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第進士公之科名也 授翰林院
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文穎館提調教習庶吉士大考二
等京察一等十九年出知汀州知府二十一年擢福建鹽
法道二十四年授江西按察使仍調福建甫兩月遷布政

使調廣東壽授安徽巡撫中途調廣東仍補安徽道光三
年調福建五年授閩浙總督六年晉太子少保十二年
贈太子太師公之歿也前湖北督糧道通州諱錫瑕女
劉夫人者公之配也乙酉舉人內閣中書慧恬蔭生慧譽
今上賜進士與兵部主事晉員外郎者公之二子也
銘曰皋夔益稷德義豐亮釆惠疇岳牧崇粱豁淸淑鍾我
公海邦砥柱旄鉞雄甘雨崇朝興岱宗陂湖當復肥澤膏
黃雲萬頃春膏醲有時中野安堵鴻亥倉滅耀玉粒紅舳
艫相望米船通穡人雖薄釜不空往者蝸蠻紛鬥攻鯤人
蜑戶成沙蟲瘯馳帆艤滌瀛東豕彈丸齡成如風扶桑出

日彎天弓隆龍永慄收條實　天寵三錫酬厥肅勳伐榮哀垂始終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公之遺愛將毋同

中分兩層排比前以地順敘後以事分敘於兵事言之尤詳然皆整密無冗字格律之嚴一時無兩